

# 的路并不平坦

## ——记“变性人”邹丹妮

□王莉

特殊的人，特殊的事，应该有特别的关照。我国的《劳动法》于1995年元月1日正式实施，变性人邹丹妮赶上了这个大好时光：广州铁路局衡阳工务段领导同意邹丹妮从女性身份，担任中国铁路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探伤工。

邹丹妮原名蒋飞宏，从小就具有双重性格。父母忙于工作，五岁时寄养在奶妈家。奶妈家的四位姐姐天天把他打扮得象花一样，他心里也乐滋滋的。上学后，仍然是女孩打扮，和女孩一起玩，进女厕所和女浴室。以后个子长高了，女孩子们开始不与他如厕同浴并慢慢地和他疏远，还送他个“假妹子”的绰号，他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尝到了失落的滋味。

从此他变得孤僻、忧伤。由于他长得颀长俊秀，成了青春少女的偶像。初中到高中期间，有位女孩

一直追慕着他。毕业时，终于按捺不住初恋的激动，约他在幽静的绿林中愿接受他热烈的深吻。可蒋正宏却没有任何异性间的生理反应，女孩委屈地哭了。生活在男性圈中，他更加成了一只落伍的孤雁。他觉得女性是自己的本能：没有喉结，讲话象女人，性情温柔；只是没有月经初潮而已。他内心痛苦极了，怀疑自己投错了胎。后来，他考进铁路当了一名养路工，一条更艰难的路展现在他面前。这样一个“人比黄花瘦”的男性“女孩家”怎能胜任只有强壮男人才能干的工作啊！尽管领导给他换了个轻体力劳动的铁路探伤工作，可女性化的心理状态，使他在一种深深的难言之隐中煎熬、挣扎……

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四处求医。他曾千里迢迢赶到上海，但得到的回答是：回去吧，办理一些基本手续再来（包括父母同意书，公安、街道、单位的有关证明等）。去一趟上海不容易，他等了一年又一年，手续办齐了，又去了上海，再求救于教授。但教授因种种原因就是不答应他，要他耐心地等待。

蒋正宏并没有失望。回来后，他仍不灰心，去北京、广州、武汉求医，终于得到了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整形外科易传勋教授的帮助。他很快通过了面试和各方面的科学检查。医生们以强烈的人道主义的爱心和科学的态度，从几十个要求做变性手术的人中挑出他作为最合适人选，决定在1994年4月25日实施第一期手术。当医生要蒋正宏的父亲在手术单上签字时，蒋的父亲犹豫了。想到儿子就要变成一个姑娘，蒋家岂不断了香火？世人会怎么看待他姓蒋的一家啊！蒋正宏懵了！没有家长的签字是不能动手术的！多年的梦想眼看就要实现，多年的痛苦眼看就要解脱，可在这关键时刻……蒋正宏不能再想了，自杀的念头冲上了他的头脑。他突然从病床上跳下来，冲上5层楼的窗口。医生、护士眼疾手快，使劲地抱住了他，父亲终于签字了……

手术相当成功。在做第一次手术期间，工务段领导、工会及业余文艺队的同志们无不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捐款，利用假日时间，赶到武汉看望，鼓励他度过难关，使他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两次手术后，他终于变成了女性。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从母姓——邹丹妮。

人虽变成女性了，可生活的道路并不会变得平坦，工作、婚姻、等一连串的问题，又摆在了这位特殊的新女性面前。人们一旦知道她的身份，都想追根究底问“十万个为什么”。邹丹妮以后的命运到底如何呢？



# 今后

